



我陪我的“李焕英”慢慢走

□邹景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题记

我的母亲出生在农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她是老大。当时由于外公外婆都在乡镇府上班，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小小年纪要做家务，带弟妹。

长大后，她一心想到滁州来，在她的认知里，滁州就是一个大城市，后来认识了父亲，看他勤劳可靠又是“滁州人”就跟他结了婚，母亲的梦想成真了。

母亲说，自从她结婚后没多久，父亲因为生活的所需，常年在外跑车，连生我时，母亲都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医院，第二天父亲才赶回来。

记得小时候，家庭并不是很富裕，母亲经常给我准备的菜就是肉沫蒸蛋，每天放学回来，一碗肉沫蒸蛋，一碗米饭，我就吃得很开心，而母亲在旁边默默地吃着咸菜，那时候我懂，以为母亲喜欢吃咸菜，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母亲舍不得吃。直到今天，家庭生活虽然变好，可是我家的餐桌上永远会有一盘咸菜。

记得母亲有次陪我去医院，在中途，看到一对可怜的母女跪在路边，身旁写着她们患病的故事，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钱，让我放到她们的身边，我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

到医院后，我不高兴地问母亲：“妈，现在这种骗子很多的，她们可能根本没有得病，只是在利用我们的同情心

而已，您每次看到这种人都那么大方干嘛，您傻不傻哦。”

母亲安静地听我说完，然后让我坐下。“大宝啊，妈不是傻，妈只是觉得，也许，她们是真的，你不觉得我们应该伸出手吗？”说完，母亲笑了，我懂了母亲的笑容。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却比我这上了大学的人还要懂得什么叫以善小而不为。

母亲，这辈子生活得很累，面对生活的重担，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她忙碌的时候，仿佛看不到流下的汗水，感觉不到身体的疲惫，她总是自己默默地扛着，不会去抱怨一句，我的记忆中没有见过母亲年轻的样子，她没有化妆品，也没有昂贵华丽的衣服，更没有闪耀金贵的首饰。她很普通，她只有勤快的双手双脚和被生活压弯的脊背，但却让她的女儿有根有本。

现在，生活变好了，母亲已经老了。自己想到母亲这一生中，从来都没怎样享过清福，我多么希望母亲能给自己放个假。

人世间的相遇与重逢，仿佛都是命中注定，可是这奇妙的缘分到底是不是如佛所言？如果有来世，我依然想继续我们的母女缘分！

谢谢你！当初选择了我爸，选择了我！才有了我们这个完美的家！

岁月不停往前走，我陪我的“李焕英”慢慢走。

女人的涅槃

□杨秋燕

女人的一生很神奇：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到有些矜持任性的美少女，再到懂得爱与奉献的母亲，实在是一个令人称奇的升华过程。没有高人指点，无需孜孜以求，只是到了这样的阶段，听到一声稚嫩的“妈——妈”，那与生俱来的母爱啊，便将勇敢、包容、隐忍、奉献这些数不清的美好品质一股脑儿地都唤来了。

之前还是个爱在父母跟前撒撒娇的小女孩，一下子就懂得了为另一个幼小的生命遮风挡雨；也许一分钟前还身陷与丈夫拌嘴斗气的阴霾情绪中，忽见孩子一个如花的笑靥瞬间便扫除所有的烦恼，生活又重归多姿多彩。女人做了母亲，胸怀宽阔了，眼界变“窄”了——孩子成了她世界的主心骨；女人做了母亲，目光柔和了，意志坚强了——孩子需要她的呵护；女人做了母亲，能包容孩子的顽劣却无法释怀丈夫的一次小小的疏忽；女人做了母亲，能面对所有的失败却无法面对教子的失败；女人做了母亲，快乐着孩子的快乐，忧愁着孩子的忧愁；孩儿绕膝，母亲的生活充实而精彩；孩子飞走了，母亲的生活多少显得有些空寂而乏味。

女人的一生，是涅槃的一生，只因做了母亲而倍感生活的五味杂陈，也散发出女人最美的天性，一如从天堂射下的光芒，让真善美常驻人间。



果实 李自健/绘

怀念母亲

□曹玉飞

的、无力的但坚强的手，满世界里去搜寻能供她的孩子们果腹的、度命的食物，以至于我们小时候吃过许多知名不知名的野菜、野果、什么茅草根、兔子苗根、榆树叶、榆树皮……即使这么差的食物她也吃得很少，省着给她的孩子们。

自六零年后，由于极度的饥饿、劳累和哀痛，母亲的身体就跨了下来，以至后来她老人家经常遭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有两年甚至瘫痪在床下不了地。虽缺医少药，但她老人家凭着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站了起来，因为她心中始终想着她的五位儿女都还没长大成人，更没一位成家，她不能倒下，孩子们不能失去母亲！

母亲不识字，但人很聪明，做事也很认真，她的针线活就是最好的体现之一。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她为了给我们的衣服打一块补丁，总是反复颠倒比划、比较，直到她满意为止，因此我们身上衣服的补丁总是横平竖直，从没褶子，而且针脚很细。虽然我们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家七口，但每年春节我们都能穿上母亲千针万线为我们缝制的新鞋。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母亲很爱干净，平时总是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她常说：“水也不要钱，不就费点劲吗？”几乎每天中午，别人在午休时，她总是在帮我们洗衣服。尤其是春节，更是不会让我们穿着脏衣服过年。她总是借用外婆的话说：“有钱没钱，洗干净过年。”由于那时我们只有一套棉衣，所以在每一年的春节前的一个晴好天气里，我们总会有一整天“享受”躺在被窝里的待遇：因我们还在睡梦中呢，母亲已起早把我们的棉衣拆洗掉了，且那一天的早、中两顿饭母亲都会做好了送到床上让我们吃。真是操心又劳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母亲的晚年虽身受着各种疾病的困扰，但也享受着人间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我们五位子女每家给她老人家添了一个大胖孙子。尤其是七七年恢复高考，是我们乡那一年唯一考上大学的农家孩子，虽然我后来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但这也给她老人家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和安慰！

母亲的病痛，给她自己带来了不尽的痛苦，也给父亲大人带来了许多的烦恼和痛苦，家中长期有个病人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在身体好的情况下，把父亲的生活

去云南怒江，在傈僳族自治州，我看见了一棵“妈妈树”。那树，四个人才能环抱，好粗好高。当地人崇拜它，在树下祭奠，表达心愿。也有男女青年，背靠大树高声对歌，抒发爱慕之情。当地人告诉我，在女儿节时有人给它扎红，在中秋节时有人给它送月饼，在端午节时有人给它捐花烧香，在母亲节时给它献歌。很多游人，在密林深处，四处寻找这棵“妈妈树”，传说谁找到了，谁就会幸福好运，快乐健康，而且他们的母亲，也因此会长寿无疆。

北京温榆河畔，也有一棵“妈妈树”，它在金盏乡小店村周王庙西边，是棵大松树。这棵参天大树，最少要六个人才能合抱，树形格外奇特，树干中有一个硕大的树瘤，宛如妈妈头后梳的一个髻儿，所以取名“妈妈树”。温榆河畔的“妈妈树”，是北京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之一，在城市建设改造过程中，有关部门为了保护这棵妈妈树，呼吁人们重视妈妈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古老珍贵的文物，加以保护。这棵树，在开发建设中，毫发无损，保留了下来。

摩洛哥西部平原上，听说有一种树，叫“蓬迪卡萨里尼特”，树名的意思是“善良的妈妈”。这种树的花球，洁白美丽，奇特的是花球凋落时，在花球的蒂托处，结出一个椭圆形奶苞，在苞头顶端，生长了一种像椰条状的奶管。奶苞成熟后，淌出黄褐色的汁液来，所以这种树又称“奶树”。更为有趣，这种树的繁殖不通过种子，而是从树根上萌生出新苗，许多幼苗丛生，在大树的周围，就像小孩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大树分泌出的奶汁，由奶管向下滴落，在下面等待的幼苗，用叶片拼命地吮吸奶汁，快乐地生长发育。小树长大一些后，大树从根部与幼苗断裂，同时给小树“断奶”。在分离出小树后，在小树顶部，大树开始凋零部分树叶，让小树充分吸纳阳光雨露。真是奇迹呀，大自然里，有如此的妈妈树，不惜牺牲自己，精心抚育子女，不愧为“善良的妈妈树”！

有一次去厦门看海，我在暮霭沉沉的海岸边，看见嶙峋斑驳的砾石中，立着一棵树。海风吹拂，它摇摆身姿，显得孤独而忧郁。有人告诉我，从前有个渔民的儿子出海捕鱼，再也没有回来，他的母亲在岸边站了很久，守望成了这棵树，后人就把这树叫作妈妈树。我听了，更加珍视那棵守望的妈妈树了，我不知它几时已经屹立在那儿。我看着，有了一种奇怪感觉，那棵妈妈树，仿佛我白发向隅的母亲，正在望望远方，好像期待我早早回家，或者一路顺风快帆，抵达人生的风景之地。

有一则寓言说，一个小孩在一棵大树下快乐地游戏，大树将最鲜美的果实给他吃。10年后小孩长成青年了，因为婚姻大事，他在大树下忧郁时，大树告诉他，他可以把它树枝砍了，然后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房子，青年就可以在新房子里结婚成家，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婚姻生活。可是又过了10年，青年已经儿女满堂了，他又满腹愁云地去找大树，说自己没有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他真心渴望去外面闯一闯天下。大树听了说，把它的树杆砍了，可以造一艘大船，这样就能够驾驭大船，去追求一番大事业了。可是过了30年后，当年的小孩已经成了白发老翁了，他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大树身边，心情沮丧，神情落寞。大树温情地安慰他说，他在外面累了，吃了多年的苦，现在回来了，就请在它仅有的树桩上，坐一坐，好好休息休息吧！

其实，这棵大树就是一棵妈妈树，因为世界上只有自己的母亲，才可以像这棵大树一样，对儿女无私地奉献，童年时喂吃喂喝，长大了倾其所有让你结婚成家，为了你有所作为，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让你平安走天涯。即使你一无所有，回到了母亲身边，她仍然对你问寒问暖，让你坐在她弯曲的脊背上，她就内心快乐，无比欣慰。

照顾得很是周到，父亲身上的衣服尽管破旧，母亲都会帮他洗得干干净净的。

在那个物质生活困难的年代，家中最好的食物母亲总是让父亲去享用。逢年过节若家里杀鸡(鹅、鸭)，烧得差不多了，母亲总是盛上点鸡(鸭、鹅)血外加肝脏让父亲先尝尝，为了保证父亲下一顿还能有吃的，母亲情愿自己不吃也要留一点。若那一年家里能杀起过年猪，那么猪腰子外加里脊肉，母亲都会单独余好了专供父亲享用，而母亲因有胆囊炎也吃不了荤汤。春节前糯米面磨好了，那么每天早上父亲都会享用到一碗糯米糕。有的年份家里养鸭子，会留下一、两只蛋，母亲都会腌制一些，这样，夏季父亲的晚餐就会有一枚咸鸭蛋相伴。这些人间美味，哥哥、姐姐们只能是看看，只有我能沾沾光。

自六零年大饥荒后，母亲的身体一直都不是不太好，加之常年累月的劳累和节衣缩食，进入九十年代越发衰弱，后来患上了严重的肾亏疾病，虽父亲带她多方求医，但终因亏损严重无法修复而导致肾衰，于公元一九九四年七月不幸辞世，享年七十有三，从此人间再无我母亲，兄弟姐妹永失母爱！呜呼，母亲！愿您老人家在天国没有贫困，没有饥饿，更没有病痛！生活幸福、快乐！如果有来生，我还愿做您的儿子，今生没能孝敬好您，来生定当加倍！

妈妈树

□鲍安顺

母亲是株柳 (外一首)

□邓荣河

母亲是株柳
柔柔的春柳
幽幽地飘拂
弦外的琴音
弱娇娇的羞涩
躺在阳光的掌上
这就是我
年轻时的母亲

当身边的幸与不幸
被一顶顶轿子抬走
年轻的母亲不急
再采的柳枝
也会秀出自己的春天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纤纤春柳
终于植在今天的家园
栉风沐雨
五十多年

母亲是株柳
周身破裂的老柳
母亲把所有牵挂与祝福
都拢在树下
很美术很文学
儿孙们在她身旁成长
她给我们以根以茎
以没有委屈的天空
而儿孙们很吝啬
献给她的
只有热泪盈盈——
守望她的全部感动

暮春的母亲

面对夕阳
无需掩盖
岁月留在发间的痛
那些不肯流浪的柳絮
积在发间
成为永远的风景

母亲知道
那年那月
我和年幼的弟弟
两颗冬夜的种子
需要挂念和温度
母亲灵巧的手儿
注定有缝不完的破绽

如今，母亲老了
昏花的眼
不能遥望每一颗星
母亲和年幼的孙女
漫步月下
一步步继续
没完没了的神圣
远处的我
独自大口大口地吞咽
湿漉漉的感动

